



阅读是无价之宝，可以照亮最微不足道的人生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享誉世界的国际畅销书

法文本狂销超过100万册，英文本超过50万册

40个国家翻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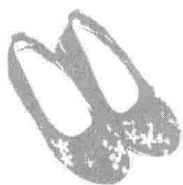
列入法国、美国中小学必读书目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曾荣获魁北克图书奖等六项文学大奖

同名电影入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戴思杰 著 徐中先 译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 戴思杰著 ; 余中先译 . - 北

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02-1615-6

I. ①巴… II. ①戴…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94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 01-2015-8082

Author: Dai Sijie

Title: BALZAC ET LA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

版权声明 :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0

© 2016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集团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BA ER ZHA KE YU XIAO CAI FENG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15-6

定 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作者自序

我的这本小书，竟然在中国交上了好运。优秀的老翻译家、有傅雷传人之称的罗新璋教授将此书推荐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遇上编辑韩敬群先生的热心支持，然后，由余先生翻译（我唯恐才力有限，辜负了他的文笔。数年来，本人一直是《世界文学》的忠实读者，余先生翻译的作品必读），于是，这本一个中国人用洋人的语言写的小说，又像变戏法似的，成了一本中文书。我有点身在梦中的感觉，飘飘然的，好似穷人衣锦还乡了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俄裔，美国籍，很不错的作家，他说他虽然深恶痛

绝旅游，却不断地去外国旅行，全为了体验一下过海关出示美国护照时的骄傲心情。我自从有了在北京出书的好事以后，每次过海关，拿出中国护照的一瞬间，也觉得得意扬扬的，竟不亚于洋人。

写这本书的作者，比此时写序的作者年轻四岁，到法国已经十五年有余。当时身边的中国老朋友们皆入了法籍，买了房，开着车，过着平稳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国旅行不用签证，“指哪里就打哪里”。我羡慕之余，不禁自问是否也摇身一变，入乡随俗，当洋人吧。我当时想，试一试，如果可以用法文写小说并发表，那就入法籍吧。由于是初试牛刀，用的语言又不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材，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这有点像老祖宗的“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伏案数月，唯一的感受是写小说过瘾，比写剧本愉快多了。在这之前，我曾用法文写过一些电影剧本，主要是为自己的片子写，也给一些法国导演、日本导演写过，但从来没有体会到写小说时的随心所欲。（也许是因为那些

故事离自己的经历稍远？或是写剧本时总免不了要去算计在黑洞洞的大厅里放映时的观众心理？或是电影工业和经济的压力？）

小说写完之后，就寄到六个规模不一的法国出版社，大中小各选了二家，都是以前工作时就认识，打过交道，曾经希望我把他们某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做成电影。手稿寄出好几个星期后被退回了。六封客气的拒绝信。法文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把很难堪的事说得娓娓动听。我的一个朋友的居留证到期了，收到警察局令人魂飞魄散的勒令出境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先生在某日之前离开法国国土。

几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不少朋友来到我在巴黎蒙巴纳斯的小屋里喝酒，吃四川火锅。巴黎唯一的妙处，就是常常和来自各国的流浪艺术家们瞎闹，穷欢乐，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知青生活。半夜以后，大家都喝醉了，有唱歌的，有跳舞的，一个作曲家，名叫让·玛丽·塞尼亚，在我放各种手稿的架子上随意抽了一本。他看了看说，这不是剧作。我说是小说，没人看得上。他看

了几句后，乘着酒兴，竟站在椅子上，大声地朗诵了第一章，还博得了这群乌合之众一阵狂热的掌声。塞尼亚的定义是：亲切可爱。他说他认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个人，寄去试试。人生难测，我们写的东西也各有不同的命运，起伏跌宕，变幻无穷。于是，这本手稿很偶然地走进了书店，走到了素不相识的人家的书架上。

小说创作的一半，是作者，而另一半是由读者去完成的。这说起来属于老生常谈，但其中确有一点真理。我带着这本书，就像带着自己的儿子似的，周游列国，跟当地的读者讨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让我吓一大跳。最近一个美国批评家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故事：一个男人想改造一个女人，反而被这个女人超越。其他的，什么文学啦，巴尔扎克，等等，都是幌子。我还曾遇到一个加拿大魁北克的评论家，他坚持说，这是一个同性恋故事。前不久，去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多古怪的名字），参加了一个当地的汉学界组织的讨论会，我的桌上竟放了一堆发黄的、蝴蝶形的银杏叶，还有一个中国的小瓷碗，里面有水，无色，水中有一些小石子，碗上

面摆了一双筷子。我怔了一下，他们说碗中是盐水，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是在表现我的小说中的两场戏。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段落。（我很吃惊，我个人一直窃窃私好队长补牙一段，记得下笔写时之愉快：一件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去做的事，竟然在小说中完成了。）

现在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小裁缝终于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是永恒真理。尤其书中所叙的禁书年代偷书的故事，恐怕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哪一个年轻人当时没有摸过一本禁书呢？一代文学青年，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吧。

原稿是用法文写的。我想到一个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的故事：他几年前回到故乡，他的母亲是一个希腊的话剧演员，会法语，演过莫里哀的戏。有一天，他母亲在厨房里做菜，他拿着录音机进去了，给母亲放了一段他在法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所做的采访录音。放了半个小时以后，母亲说，这家伙有点意思，但他什么时候才说完，什么时候才轮到你讲呢？

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个让我震动的故事：他说法语时的声音，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无法辨认出来。

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

戴思杰

2003年4月于巴黎

目录 | Contents

1	作者自序
1	第一章
56	第二章
142	第三章
180	老磨工讲的故事
185	阿罗讲的故事
190	小裁缝讲的故事
248	译后记

第一章

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股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一个农民提了一盏油灯凑近来，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长直溜溜地提溜起了小提琴，察看共鸣箱的黑洞，就像一个海关关员在小心翼翼地稽查毒品。我注意到他的左眼中有三点血污，一点大，两点小，全都是鲜红鲜红的颜色。

他把小提琴举到眼前，使劲地晃了晃，仿佛等着什么

东西从共鸣箱那黑乎乎的深洞里掉出来。我觉得琴弦就要被晃断了，拉琴弦面板就要裂成碎片飞溅起来。

全村人几乎都来了，待在位于山顶偏僻处的这座吊脚楼底下。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有的挤在屋子里，有的趴在窗户上，有的在门口推推搡搡。见没有东西从我的琴里头掉出来，村长便把鼻子凑到黑洞前，使劲地嗅了一嗅。几根粗粗的毛，又长又脏，从他左边的鼻孔中支棱出来，开始微微地抖动。

始终没有任何新迹象。

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指头划过了一根弦，然后又是另一根弦……

一种陌生的声响在屋内荡漾开来，人群立即全都愣住了，仿佛这声音迫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

“这是个玩具。”村长庄严地宣布说。

这一声宣判让我们无话可说，阿罗和我都默不作声。我们匆匆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很是不安。我在问我自己，这事情会怎么收场。

一个农民从村长手里拿过“玩具”，用拳头轻轻敲了

敲背面的共鸣箱，然后把它递给了另一个男人。有好一阵子，我的琴在人群中传来递去，团团地转着圈。没有人理睬我们了，我们这两个城里来的男孩，瘦弱、单薄，神态疲惫，模样可笑。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一天，而我们的衣服、我们的脸、我们的头发全都沾上了泥巴。我们活像是电影中的两个反动派小兵，在吃了败仗之后，陷身于武装民兵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个傻乎乎的玩具。”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说。

“不对，”村长纠正道，“一个资产阶级的玩具，从城里来的。”

一阵冷意穿透了我的心，尽管屋子中央燃着熊熊的炉火。我听到村长又加了一句：

“应该把它烧了！”

这道命令立刻在人群中激起了一番明显的骚动。所有人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村长，这是一件乐器，”阿罗开口说话了，神态落落大方，“我的这个朋友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说这

话绝不是在开玩笑。”

村长又一把抓住小提琴，重新察看起来。然后他把它递给我，那意思是让我拉一曲。

“对不起，村长，”我不无尴尬地说，“我拉得不太好。”

突然，我看到阿罗冲我眨了眨眼睛。我心中很纳闷，便不由得拿起了提琴开始校音。

“你们将听到莫扎特的一段奏鸣曲，村长。”阿罗说，跟刚才一样镇定自若。

我不禁大吃一惊，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他疯了吗？好几年以来，莫扎特的所有作品，甚至任何一位西方音乐家的任何作品，都已经禁止在国内演奏了。在我进了水的鞋里，湿漉漉的双脚一下子变得冰冷冰冷。我又一次打起了寒战。

“奏鸣曲是啥子东西？”村长问我，语气中透着怀疑。

“我不晓得，”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一种西方的玩意儿。”

“一种歌吗？”

“就算是吧。”我支支吾吾地回答。

当即，一种共产党员的警惕性重又闪亮在了村长的眼光中，他的嗓音变得充满了敌意：

“它叫啥子，你的那首歌？”

“它很像是一首歌，但它是一首奏鸣曲。”

“我在问你它叫啥子名字！”村长嚷道，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

又一次，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令我害怕。

“《莫扎特……》”我犹豫道。

“《莫扎特》还有啥子？”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阿罗又继续替我回答道。

好大的胆子！但是，它却十分有效：村长仿佛听到了什么神奇的指示，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那张脸一下子就温和了下来。他的眼睛周围马上堆起了一层层的皱褶，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

“莫扎特永远想念毛主席。”他说。

“是的，永远想念。”阿罗保证道。

当我紧着琴弓的马尾时，热烈的鼓掌声突然在我的身边响起，几乎让我有些害怕。我僵得麻木的手指头开始在琴弦上爬动，莫扎特的乐句返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恰如忠诚可靠的朋友。农民们的脸，刚才还是那般的坚毅，在莫扎特清澈欢快的乐曲下变得一分钟更比一分钟温柔，仿佛久旱的禾苗逢上了及时的甘霖，然后，在煤油灯那摇曳不定的光亮下，渐渐地失去了它们的轮廓。

我演奏了好长时间，这期间，阿罗点燃了一根香烟，安安静静地抽着，听我拉琴，煞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

这就是我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阿罗十八岁，我十七岁。

*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是什么，这还得费两句嘴：在红色的人民中国，到了1968年底，某一天，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动了一场运动，它将彻底地改变整

个国家的面貌：大学统统关上了门，“知识青年”，就是说结束了中学学业的毕业生，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年之后，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迪了亚洲的另一个革命领袖，一个柬埔寨人，而他则做得更绝更彻底，把首都金边的全部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到了“农村中”。）

促使毛泽东采取这一决定的真正理由，人们始终还不清楚：他是不是想对开始摆脱他控制的红卫兵做一个了断？或许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幻想家的奇思怪想，渴望创造出一代新人来？任何人都无法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在那个时代，阿罗和我也曾经常偷偷地讨论，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我们的结论如下：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

在这一重大的人类实验中，我们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后的试验品。那是在1971年的年初，我们来到了位于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中的那座吊脚楼，为村长演奏了小提琴。我们远远还不是最不幸的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又有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跟在我们的后面。只有一件事似乎很像是命运的嘲讽：阿罗也好，我也